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寒风呼啸,空中弥漫的沙尘,从远处奔腾而来。风从篷布间的缝隙袭来,让后车厢里的战士不禁打了个寒战。陆军某旅要在高原陌生地域驻训过冬。车队在崎岖的路上艰难前行,向着西部边陲进发。

某合成营官兵已经坐了4天的车,长时间的颠簸让他们的身体有些发麻。他们相互挤挨着,任凭浮尘不断落到脸上。

该营官兵奉命搭建高原过冬的简易营房。先头部队到达目标点位时,连长一声令下,官兵开始卸载物资、搭设伪装网。由于山脚地势有不小的坡度,无法搭建住宿板房,先头部队暂时只能在帐篷里打地铺。

为完成搭建板房任务,官兵需要在陡坡上筑筑起一个平台。在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的情况下,官兵只能靠手中的锹镐铲土、刨石。从上午一直忙碌到深夜,一天内除了吃饭外,官兵基本没有休息。连续突击数天后,平台终于顺利完工。随后,官兵又陆续搭建起饭堂帐篷、库房帐篷、旱厕等临时场所。渐渐地,这寒冷缺氧的高原上,官兵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。

此时,后方的装甲梯队很快就要到达。为了保障装备顺利进驻,官兵开始突击修建车库。在勘察道路时,连长发现土路过于松软,轮式车辆容易陷车,提出用石子铺出一条硬质道路。这个提议得到营里的大力支持,上级为此专门协调工程机械车辅助作业。

施工期间,呼啸的寒风时常钻进帐篷,令人彻夜难眠。期待早日完成任务、搬进暖和板房的官兵,心中充满干劲。

当最后一个梯队抵达驻地时,坑道挖掘工作已经完成,前期短缺的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也陆续配齐。营党委决定,在不影响正常训练的前提下,集中力量加快营房建设进度,让官兵尽早入住板房。

随着一间间活动板房被吊装到坑道里,经过拼接组装,宿舍、水房、食堂、操作间等场所,渐渐立在了荒原之上。班长王磊带领战士攀上爬下,将板房接缝填堵密封,并在顶棚压上沙袋。连长带领骨干在板房地面铺上了平整的人造草皮。指导员组织官兵在板房内张贴标语、进行文化布设,不一会儿,原本单调的空间变得色彩纷呈。

官兵忙得热火朝天。当最后一批建筑垃圾被清运出去,营房建设任务圆满完成。官兵打量着高原上的新居,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。

广阔的荒原,人迹罕至,沟坎纵横。前来驻地途中,装甲技师张伦岩看到眼前的景象,不由得激动起来。这片天然

荒野迎春

■马 峥

的“障碍场”,真是训练装甲车驾驶员的好地方。

然而,当官兵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展开训练时,装备却出现了“水土不服”。机油黏稠度变高,传动零部件润滑不到位……在高原地区驻训,最让驾驶员头疼的还是沙尘。沙粒进入车体,导致传动件间摩擦增大,损耗零部件使用寿命。有驾驶员说,每天训练下来,单是清扫装备上的尘土,就要多花很多时间。种种问题使张伦岩陷入思索,如何使装备在陌生地域发挥最大效能?没有参照,那就在实践中找答案。

张伦岩对不同训练课目中的车辆状况进行细致记录,转速、油温、水温、耗电量……经过分析对比和查阅资料,他逐渐摸索出高原环境发挥装备效能的方法。

在他的指导下,驾驶员们通过专项技巧练习,将原本“不太听话”的装备慢慢“驯服”。

驻地的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,年平均气温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。在这里空手走路,都相当于在平原负重30公斤前行。上等兵潘成凯每次跑步时,都感觉身体被沉重的呼吸笼罩着。他说,在这里的每一天、每一次呼吸,考验的不只是身体,更是心里的那股韧劲。他说,为了成为优秀的侦察兵,自己必须在新环境中完成挑战。

身处茫茫高原,从训练到考核,官兵聚精实战,坚持从难从严练兵。官兵在这里还进行了擒拿格斗、刺杀、负重徒步行军、负重爬山、高原掩体构筑、高原野

战生存等课目的训练。

春节前夕,新战士彭磊第一次来到海拔4600米的高原。一路上,持续的高原反应让他胸闷恶心。他背着背囊,艰难地跟在队伍后面。一行人走下坑道,进入营区大门,转过照壁,眼前的场景让他感到吃惊。

大厅宽敞,灯光通明,顶棚下方挂着几排红灯笼,中间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新年祝福。坑道门的两侧已贴上了春联,墙上也挂着气球和彩带。他没想到,在荒无人烟的高原上,竟然有这样的过年氛围。

彭磊看到书架上的一张贺卡,上面画着一群孩子簇拥着一名解放军战士,简单的线条搭配五彩的颜色,映衬着孩子们灿烂的笑脸。贺卡上写着“祝解放军叔叔新年快乐!我们永远爱你们!”这样的卡片摆满了书架,彭磊一张张看着,泪水在眼睛里直打转。

知道有新战友要来,下士谷慧宇主动腾出了下铺,班里的其他战士也帮彭磊收拾物资。见彭磊脸色苍白,班长便拿来氧气瓶。彭磊带着歉意说:“给大家添麻烦了。”大家微笑着欢迎他:“你来得真巧,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。”在战友的带领下,彭磊很快熟悉了这里,逐渐融入连队中。

一天,受低温冰冻影响,操作间下方的下水管道破裂。营里派官兵紧急前去抢修。坑道空间狭小,站不下太多人,党员骨干争着上前。官兵用钻孔机将水泥地面打裂,清除掉碎石块,找到下水管断裂的位置。只见裂缝处污水仍在向外流,周围的泥土已经被泡成泥浆,散发出阵阵难闻气味。

见状,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兵立即下到坑里。彭磊也想下去,却被班长制止了:“下面危险,你待在上面递工具,我下去。”

班长的脚被泥浆淹没,身上也沾满了污泥。他缩着身子,用电锯把断裂的水管锯下来,再与众人协力将新水管卡在接口处,用螺丝固定。班长上来时,脸上布满污泥,身体摇摇晃晃,显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。

回到班里后,彭磊为自己没能出一份力而感到内疚。班长笑着告诉他:“你刚来,以后的路还长着呢,不用太着急。只有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,待着才会温暖、踏实,生活才会有意义。”

晚上,彭磊向战友问道:“你们知道书架上那些贺卡是谁寄的吗?”战士谷慧宇说:“我的贺卡是湖南岳阳的一个小学生寄的。在春节前收到孩子们的祝福,真的很惊喜。我们驻守在这里,不就是希望他们能快快乐乐地长大吗?”

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。那天,指导员组织官兵给小朋友们回信。板房外,寒风呼啸,大家写得格外认真。来自千里之外陌生小朋友的节日祝福与关心,让他们莫名感动,写着写着,几名老兵不禁红了眼眶……



远很远。我们准备以整齐的军容、庄严的肃立、标准的鸣枪姿态,向志愿军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!

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!那天,我们满怀激动和敬仰的心情,整齐列队、军姿严整,迎接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。

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。号手吹响《念四曲》,全场安静肃穆。礼兵安放好棺槨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随后响彻陵园上空,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向烈士遗骸鞠躬。接下来就是鸣枪了。我们27名礼兵整齐举枪,连续鸣枪12响,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。枪声响起的那一刻,我在心里默念:英雄们终于回家了!清脆的枪声,仿佛诉说着英雄的光辉事迹,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。

我至今忘不了,当烈士棺槨被缓缓抬出时,我仿佛看到英雄的身姿在硝烟中奋勇冲锋、屹立不倒。他们的目光穿越时空,正坚定地望向我们。那是怎样的目光啊,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,对祖国的热爱,对家园的眷恋,对和平的向往。

虽然任务已结束两个多月了,至今想起,我的内心依旧十分激动。对我而言,这不仅是一次仪式任务,更是以缅怀和致敬完成了心灵和精神洗礼。英雄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勇敢前行。



红色足迹

触摸历史,追溯精神血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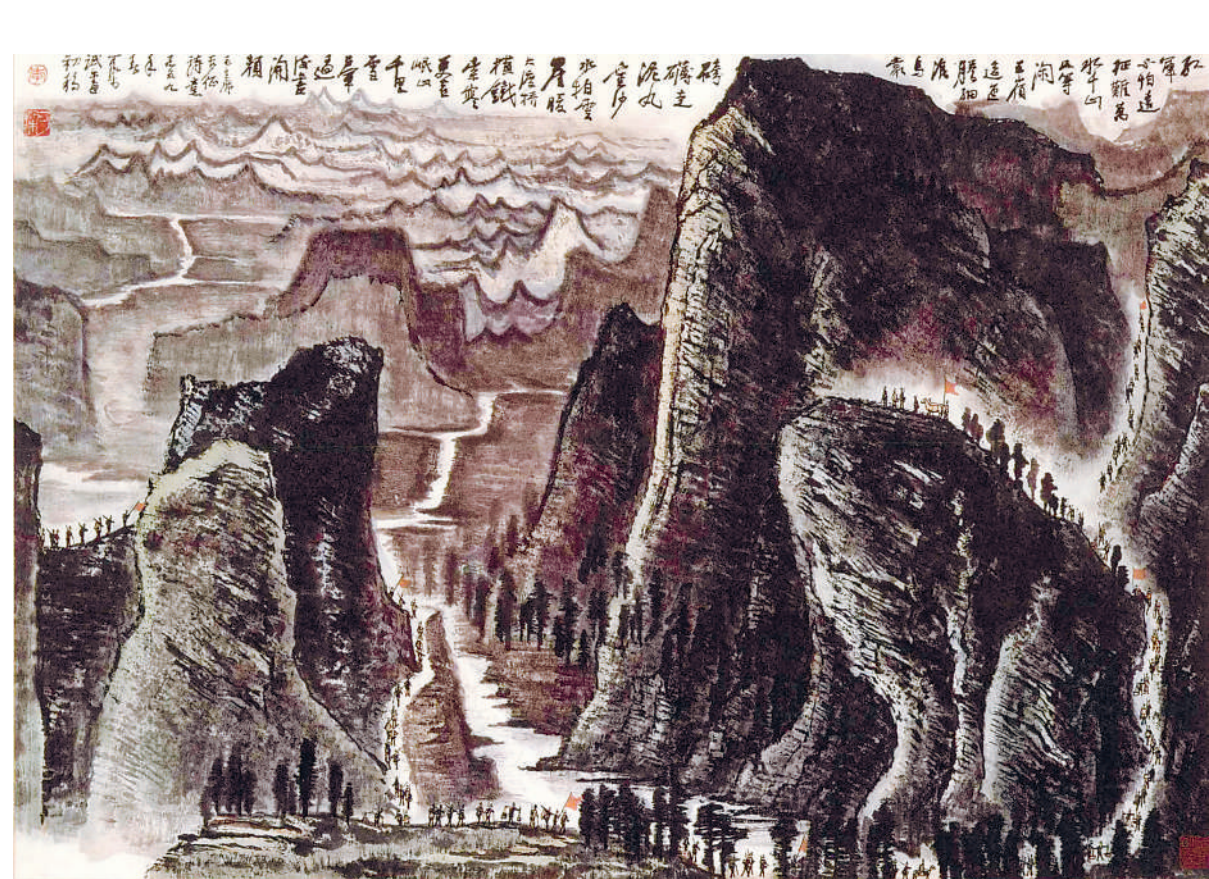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赤水河边,背后是依山而建的赤水市区。傍晚的日光斑驳照耀,整个城市的祥和美好之间,也充满叮叮当当、热闹火辣的人间烟火。眼前的河水果真是赤色的,水中泊着几艘船,全身也是赤色的。这使初来乍到的我觉得,赤水市到处都是赤色的。这赤色,是红旗的红,是热血的红,更是信仰之红。

雄奇的往事总是引人联想,也使得后人心生敬慕。1935年,红军四渡赤水,书写了光彩神奇的篇章。面对眼前奔流的红色大河,我不禁想起毛泽东同志的词句: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,苍山如海,残阳如血。”吟诵之间,顿觉振奋。

赤水河因其“流卷泥沙,每遭雨涨,水色浑赤”而得名,也曾名叫赤虺河。明人杨慎有诗作《赤虺河行》:“赤虺河源出芒部,虎豹之林猿猩路。层冰深雪不可通,千寻建木撑寒空。”

次日一大早,我迎着赤红色的朝阳,沿赤水河向依山傍水的胡市镇出发。沿途河水滔滔,山野苍翠,云蒸雾集,一道道蜿蜒的山岭披着厚实的绿装迎面而来。在一道沟口停车,我一眼就看到了亭亭如盖的杪栲。这古老的蕨类植物,如一张张绿伞,娇羞或者柔柔地站在诸多的树木之间,但它的叶茎一致向上,好像是在恳请日月星辰给予它们热烈的拥抱,也像是心怀宏愿的人向着天空努力生长。

举目之间,赤红色的石崖分列于两边山上。沟内河水叮咚,水质清澈,藻荇摇曳其中,宛如陶醉的舞者。水中沙



长征(中国画,选自《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典》)

李可染作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英雄山

■李增瑞

塔松肃穆流淌着滚滚绿涛
山峦巍巍托举起金色塔碑
山之巅有一种光芒熠熠闪耀
吸引着人们久久仰望

信仰不附着于风景
仰慕不仅仅是高度
高竿的丰碑把一个英雄的民族举起
在人们的心中
你是永远的高山

若干年前
无数先烈在这里画上生命句点
把坚硬的骨骼嵌入你的躯体
也把忠魂缔造成不朽的精神
你把他们用鲜血谱就的生命华章
装订成人生典籍
让世世代代的后人
解读英雄、铭记历史

无尽的敬仰与感念
使整个山体绿树常青
就这样静静地伫立在你的山脚
以我对你的仰望,升华我的精神
以你对我的注视,撞击我的灵魂
我知道,仰望你
就是仰望一部辉煌的历史

赤水即景

■杨献平

石一眼到底,颗颗粒粒,或白或红,或大或小,皆洁净如玉,在漾动的水波之下,惹人怜爱。

鸟鸣清幽,在头顶婉转,也在赤色山壁间回响。走到一处形似二龙戏珠的大小水潭边上,探身一看,两块巨石之下,藏着一泊幽静之水,当地人称之为黑龙潭。上游的水不断注入潭中,发出哗哗响声。巨石之外的水潭略小,游鱼很多,在水底飞快游动。

靠近山坡的地方,有流水倾泻,像是天空垂下的柔美丝绸,飘逸在这幽秘山谷。水潺潺的红色石崖缝隙之间存有少量泥土,滋养了诸多的青草、荆棘和不知名的野花。其中还生长有金钗石斛。这是赤水特产之一,多生于悬崖峭壁,以及砂石密集处。

河谷正中有数块巨石,也都呈赤红色,在日光之下,好像猛士的热血。再向上,蓦然看到一面巨大的红色石崖,绿树掩映之间,巍然壮观,好像一张宽阔而平整的幕布。这横切的山壁,似乎在造山运动时忽然被什么东西斩断,继而迅速隆起,继而以横绝天下的姿态,凛然于大地之上。

峭壁左侧,从天而降的水,在空中飞溅,洁白而壮观。这崖壁之上,一定还有更大、更多的山峰,也有着诸多的生灵活跃其中。要不然,水从何来?难道真的是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?

除了李白诗句,我一时找不到更恰切的词句表达眼前所见。正在惭愧,忽然想到,“初惊河汉落,半洒云天里”以及宋人刘子翥“路穷岩瀑挂,爽气净尘纷”与此景也颇为吻合。这丹霞瀑布柔媚、轻盈,好像大娄山在赤水之地的一只晶莹剔透的“水袖”,挂在绝壁之上,以洁白、优美的身姿,向着不远处的赤

水河致意。此情此景,我又觉得,唐人张九龄诗句“万丈洪泉落,迢迢半紫氛”似乎更为贴切。

从眼前的丹霞绝壁与流云飞瀑,回身看向来时的长谷,只见巨石陈列,森林蔚然,平缓处有数个水潭连在一起,好像一连串珍珠。许多长在丹霞石崖之下的杪栲,连同无边的青草和荆棘、野花等,形成了一个奇绝之界,幽境别所。我站在一块形如案板的丹霞石上,深吸几口空净之气,然后大喊几声,只听见音悠远,在无数的丹霞石面上跌宕不息。

不觉已近中午,天空上飘着一团阴云,使得日光不甚明朗。去丙安古镇的路上,只见田舍安坐于山坳,周边绿树环绕,高坡上尽是青青草木。稻子站在水津津的田间,被风吹得摇头晃脑。有些农人在其中劳作,有些在场院前后走动。这样的景象,唯美而又令人恍惚。

不一会儿,丙安古镇到了。这个古镇的房子都是吊脚楼,山坡是红色的,下面的江水亦然。90年前,遵义会议后,红军曾在这里北渡赤水河。站在刻有“丙安红军渡口”的石碑前,我的脑海浮现红军官兵迂回行军与敌军激烈战斗的场景。他们的身影在这山间、河滩之上奔走,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光辉战例。

站在铁索桥上,看着滔滔奔流的赤水河,我注意到在丙安古镇前方,赤水河竟然是清澈的。我不由得发出惊叹。当地朋友说,赤水河历来就是这个样子,有的地方积沙和石头多了,河水就流得慢了;加上这一带没有从山上流下来的水,河水自然会变清。面朝两边青山,在吹拂的河风中,我似乎听到了穿过时空的呼喊,好像也看到众多冲锋的背影。转身离开的时候,我满怀崇敬向赤水河与青山深深鞠躬。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2024年下半年的某一天,我得知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,即将在沈阳举行。当接到参加烈士遗骸安葬仪式鸣枪礼兵选拔的通知时,我简直不敢相信——我一个刚入伍不久的新兵,竟然有机会参与如此光荣的任务!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。

2014年,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。那时我才11岁,正在家乡河南省南阳市读小学。此后多年,在学校的课堂上,老师们多次讲起关于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事情,我也关注着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新闻。每当在电视上看到解放军官兵迎接志愿军烈士归来的场景时,我的内心就澎湃着对英烈的崇高敬意。一场场庄严肃穆的迎回仪式,一个个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,浸染着我的心灵,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当兵的选择。我想,如今来到了军营,作为一名战士,如果能参与庄严肃穆的烈士遗骸安葬仪式,那该是多么光荣啊!

我果断报名参加鸣枪礼兵的选拔。经过努力,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。我下定决心,要用精湛的技能、过硬的作风和良好的形象完成任务,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。

很快,我们开始进行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。其中有抗压训练、心理干扰训练、体能训练,还要及时复盘总结……战士们训练都很认真、严格,每一个动作都力求做到完美,不允许有丝毫偏差。训练时,虽然有时练到身体僵硬,但没有人叫苦喊累,大家总想着坚持再坚持。

难以忘记的任务

■王卓阳

上级非常重视我们的训练,时常来驻地看望我们。沈阳的冬天来得比较早。看着在严寒中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、手脚冻得麻木的官兵,他们既心疼又欣慰。他们为大家带来暖贴、熬制姜汤……寒冷日子里,来自上级的关心与鼓励,像是一股暖流,让我们心里热乎乎的。

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重大的仪式任务,心里不免有些紧张。作为一名新兵,我不知道我的动作是否标准,或者到时候会不会在整齐划一的动作中出现疏漏和瑕疵。我不够自信,总觉得自己是个新兵,无法和那些训练有素的老兵相提并论。夜晚,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

很快,指导员留意到我的状况。他找我谈话,问我是否习惯这里的伙食、睡眠如何。当我把自己的顾虑和情况说出时,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,鼓励我:“相信自己,你是最棒的。”他的关心与鼓励,抚慰着我,也激励着我,使我充满力量。队友们也很关心我,耐心与我交流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。慢慢地,我以从容坚定的姿态投入火热的训练中,举枪的动作也逐渐变得更加流畅、稳定了。

不久后,沈阳迎来入冬的第一场大雪。寒风凛冽,雪花纷纷扬扬飘落。此时,距离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时间已经很久了。风雪中,紧张有序的训练仍在进行着。英烈的精神激励着我们,无惧严寒,务必高标准完成这项光荣任务。

天气很冷,我们被冻得四肢疼痛僵硬,但是大家保质保量完成了训练任务。我们穿着绿色的军装,就像茁壮的树木,饱含生命力,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挺拔、朝气蓬勃。我们喊出来的口号声格外响亮,穿透雪幕和层云,传得很